

主编 / 季羡林



海滩拾贝

秦牧

•

吉林摄影出版社

176184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海滩拾贝

秦牧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海滩拾贝

秦牧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脊梁颂	(3)
天坛幻想录	(8)
社稷坛抒情	(14)
“宫殿之海”的鸟瞰	(22)
逛东陵	(28)
榕树的美髯	(39)
花蜜和蜂刺	(44)
海滩拾贝	(48)
鲜花百态和艺术风格	(54)
茂陵石雕的奇迹	(57)
无字石碑和无头石像	(62)
长街灯语	(67)
古战场春晓	(75)
土地	(81)
《李可染山水画集》序	(89)
中国文学巨星的陨落——深切悼念茅盾同志	(96)
花街十里一城春	(103)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花市徜徉录.....	(111)
花城.....	(116)

目

录

作者小传

【秦牧】(1919.8.19~1992) 原名林觉夫, 广东澄海人。幼年和少年时代在新加坡度过。归国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求学。抗日战争期间, 曾在韶关、桂林、重庆等地工作, 做过教师和编辑, 参加过救亡运动和大后方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 在香港过了三年职业写作生活。广州解放前夕, 进入东江解放区。广州解放后, 一直在广州工作, 曾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羊城晚报》副主编等职。解放前有《秦牧杂文》问世。解放后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先后出版了《贝壳集》、《星下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文艺随笔),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选集《长河浪花集》。1978年以后, 出版了《长街灯语》(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花蜜和蜂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晴窗晨笔》(花城出版社1981)、《秋林红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翡翠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访龙的家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地球龙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大洋西岸集》(花城出版社1987) 此外, 还著有中篇小说《黄金海岸》, 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在化装晚会上》、《回国》、《蜜蜂和地球》, 1979年

将儿童文学作品合编成童话故事集《巨手》。

秦牧的散文以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完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大放异彩。他广闻博识，喜欢借谈天说地、描绘山川、辨析名物的方式，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他的散文常以剖析事物内核和尖端状态为视点，连类取譬，旁征博引，如云出岫，连绵似海。丰富的知识借助联想作艺术推理的桥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事物的奇思妙理。这是秦牧散文艺术构思的显著特色。其文善于搜奇探奥，不断扩展知识的视野，“写哪个主题，就‘拥有’哪一范围的人生、社会和历史知识”（周立波《一九六二年散文特写选》序言）；善于将丰富的生活“缩龙成寸”，时空恢宏，咫尺有千里之势；结构大开大合，过渡方法巧妙，造成在自由境界中眼睛旅行，心灵散步。秦牧散文笔墨传神，常用亲切的理性诉说，间以生动的描绘刻画，关键处特别集中强烈。语言个性鲜明，亦庄亦谐，自然亲切。常采用活泼的口语，精炼的古语，精巧的对偶，美妙的比喻，智慧的警句，精采的叠句等，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秦牧散文美中不足是某些篇章内容较单薄，寓意不深；有些事例多欠引用，反失新鲜感。

脊梁颂

日本学者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一书，里面有好些珍贵材料，是我们在其它地方没有看到的。例如，其中有一则这样说：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湿润着……”在紧接着的一段，增田涉谈了自己的观感：“他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将来。”

自然，这里的“中国人”，它的意义应该是“中国人民”。

在各种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是极少看到关于鲁迅流泪的记载的。然而在这一段回忆录里，却谈到鲁迅提及“还是生在中国好”时，眼睛里泪花闪烁的情景。这段叙述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它感人甚深。

鲁迅自从留日回国以后，就不再出国远行了。在夜气

如磐，荆天棘地的日子里，。他受压迫，受凌：手，受通缉，身罹重病，工作纷繁，有人劝他出国疗养，他谢绝了。三十年代，李立三曾经劝鲁迅署真名写一篇痛骂蒋介石的文章，然后高飘远引，坐苏联轮船到莫斯科长期避居。鲁迅认为这种徒逞痛快于一时，接着却长期去国，脱离斗争生活的做法不好，也拒绝了。联系前前后后的事情看，对旧中国，鲁迅是恨透了。然而他眷恋祖国，对祖国的未来，寄托着强烈的希望，决不愿为了个人的舒适生活，远走高飞，到国外去经营什么安乐窝，而置祖国和人民于不顾。想一想他的噙着泪水的眼睛吧，那里面有多少激越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言语！

最近我常常想起增田涉的这一段记叙，倒不是由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日渐临近的缘故，而是：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想起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百折不挠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经历重重打击的时候，永不后退，更没有想到躲避出国，去逍遥海外。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眷恋之情，和晚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风格上恰好交相辉映。

像朱德、彭德怀、贺龙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在革命处在非常困难的日子中，敝屣高官厚禄，抛开安逸生涯，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他们从此长期进行九死一生的斗争，终其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受到怎样的打击折磨，都从不徘徊却顾，总是那样的一往无前。

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们，有的一时受人构陷，横遭嫌

疑，以致被组织开除，他们却在军情紧急之际，紧紧跟着队伍，不愿离去，苦苦要求参加战斗，接受考验。有不少人就终于在考验中重新回到队伍中来了。好些革命老根据地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些跟着队伍苦苦恳求的人，希望获得的并不是富贵尊荣，不是舒适闲逸，而是一个艰苦战斗以至于慷慨献身的岗位罢了。

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十年动乱中受尽了骇人听闻的折磨，有的被一群人面东西打断了肋骨，有的长年累月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一旦平反了，一般人以为他们从此将气息恢恢，消沉懒散地度过余生。谁知他们在苦难的日子里却读完了《资本论》，一恢复自由后又以龙马精神，废寝忘食地辛勤工作了。世俗人以为这是完全难以理解的事。但试听听他们之中一个的声音吧：“共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颓废消沉的。颓废消沉的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某些人对于这样的人无法了解，就正像他们对鲁迅有到海外逍遥度日的机会，却无论如何辞绝不去那样地难以索解。

不少伟大革命者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得死去了，但是就在他们逝世之前一瞬，他们也绝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道路。彭德怀同志临终前的遗言是：“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这里面完全没有一点绝望的哀伤，仍然洋溢着献身的虔诚。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像祖国这样的忠诚的儿女，如果奇迹一般，他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一次，他们选择的必

然仍是为祖国，为人民的幸福继续奋斗一生的道路，“虽九死而无悔”。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了六十年，尽管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尽管曾经碰到各式各样凶恶的敌人，又受过各式各样侵入自己内部的两面派、蛀虫式人物的损害，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中国毕竟出现了，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比起旧时代来是更加弥漫了。我国的著名科学家中，许许多多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外国抛开优裕生活，冲破艰难险阻，甚至因此减重数十斤，争取回到国内来的。这种精神，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扬。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过去曾经受过“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棍棒，身上伤痕累累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他们之中，从没有出现过一个逃兵；甚至过去千方百计想外逃的也坚决回来了。从这些人身上，从不少临终时把一生积蓄献给国家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榜样的力量。马克思的朋友、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这句话，也许某些角落的人们听到，会感到不怎样舒服吧。但我以为它的确是拂地有声的铿锵语言。同样的道理，谁真正属于祖国，谁才真正属于人类。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已经为此作出了许多有力的答案。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之际，值得讴歌，值得颂扬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我首先想讴歌和颂扬的，是那些真正以自己的血汗，推进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生命是

一阕英雄进行曲，而决不是一笔烂账，因而也就俯仰无愧，光辉长存的人物；不管他们有名无名，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是统帅还是士兵，已经死去还是健在。这样的人物，是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够一浪推着一浪，不断向前。我们的生活里才有了阳光，儿童们才有了笑脸。我们的道路也才能够越来越发宽广，节日里也才有了真正的欢乐。

1981年6月28日于广州

天坛幻想录

北京南郊有一座天坛。

知道天坛的人是很不少的，在天安门城楼未曾名闻世界以前，它曾经是旧时代北京的标志。从前，在日历牌上、名胜挂图上、纸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图形。一个圆形的大建筑物，富丽典雅，逐层向上收缩，给人一种庄严大方的印象。

整个天坛区域现在成为天坛公园。这里，古老的松树很多，树木蓊翳，是一个幽静的去处。比起北京的其他公园来，这儿似乎游人少些。我每次到北京，总腾出时间去逛逛天坛。从公园大门到天坛，有很长的一段路；近年来有一驾马车在来往载客。坐在这种像幼儿园童稚上学专用的马车里面，听着马儿得得笃笃的蹄声，望着两旁那些阅尽兴亡、饱历劫难的苍松翠柏，别有一番滋味。

我到天坛公园的目的，与其说是看天坛，不如说是看“圜丘”。人们是熟悉天坛的，但是对于“圜丘”，没有到过北京的人就未必知道了。它和天坛遥遥对峙，建筑奇特古怪，是一个露天的巨型的圆石台，完全是用汉白玉整齐紧密组成的。广义而论，说它是天坛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无

这座古怪石筑的这一特点，公园里竖立的木牌是加以介绍了的。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圜丘的各种石料的数目，一定要和“九”字发生关系呢？

因此，可以说：这堆石头中间藏着一个谜语。

这谜语，我想是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有一点儿瓜葛关系的。

首先令人想到这个谜的初步谜底，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天是九重的。“九天”“九霄”“九重”“九垓”，都是天的浑号。这些词儿，密密麻麻地充塞于中国的古籍中。在《离骚》里面，就有“指九天以为正兮”那样的词语了。

“九重天”的观念，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在西欧，古代也流行着同样的观念。这事情真是巧合得令人惊奇！但丁的《神曲》，就保存着这样的传说。《神曲》里面，描述贞女俾德丽采的灵魂在“净界”和但丁相逢，引导但丁上升了“九重天”而到达天堂。那里面关于“九天”的讲法，竟和中国的在数字上不谋而合！

也许有人想，古代西欧关于九重天的观念，大概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但是，我想，事情决不是这样。十四世纪初，西欧人通过《马可·波罗行纪》才比较多地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但丁的《神曲》也是在十四世纪初写的，不会受马可·波罗什么影响。而且马可·波罗讲的都是地面上的事情，也不会去介绍“九重天”这一类的玄虚观念。更何况，但丁的《神曲》里面，“九重天”还是一层一层有名字的。例如什么“月球天”、“水星天”“火星天”……以

至最高一层的“水晶天”等就是。“九天”的抽象观念东西方是相同的，具体内容却又是迥然有异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巧合呢？

我想，这和“九”字对于人类的巨大魅力，关系极大。

请翻一翻辞书吧！在“九”字项下，有多少百个词儿呀！你浏览着那些园儿，会吃惊于历代人们对这个“九”字的爱好和崇拜。凡是极端的事物，广大的事物，这个“九”字就大有用武之地，要被派来做形容词了。天有“九天”；地有“九州”；皇帝要铸“九鼎”；佛教要设“九喻”；古代乐歌诗篇要叫做九辩、九韶、九歌、九章；神话传说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九的倍数；甚至连骂人的话，这个“九”字也大有用场，例如“九头鸟”“九尾狐”之类，不就是么！

这个“九”字的魔力，不仅在汉族中如此巨大，在少数民族中，它也是很有威权的。近年来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创世纪、叙事诗之类被整理出来。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用“九”字作形容词的句子，如说一个人攀过许多山峰，涉过许多河流，在那些叙事诗中，就常常说成“翻过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条河”……例如长诗《阿诗玛》，就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词语。用“九”字来形容事物的极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无数地方人们共同的历史习惯了。

那么，这个“九”字的魅力，究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九”只要再加上一，就变成十了。不论是十、百、千、万，都是以一字开头的。这个“一”字，真是可大可小（中国古代思想家惠施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可以说已经相当地表明了“一”这个数字的奇特作用）。为了避免进位之后，重新回到“一”这么一个可大可小的位置上去，世界各地的先民就不约而同地，以“九”字作为事物极致的形容词了。

“十进法”，是流行于全世界的计算法，只有极少数地区的先民是例外的（听说库页岛上的虾夷人就是例外），“十进法”所以风靡全球，据人们研究，和人类生有十人手指这事情关系重大。人们从结绳纪事的时代起，总得靠十个手指算来算去。正是由此发轫，使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以“九”字作为事物极致的形容词了。

因此，揭开那神秘的烟幕，“九重天”“九霄”之类的话，并不是真的说天有九层，而只是“多么大的天呵！”“巨大莫测的天呵！”……等先民语言的遗留罢了。给这九重天分别冠上一个名字，只是稍后的人们的穿凿附会罢了。封建帝皇在这一座石台的建筑上搞得十分神秘，不过是故弄玄虚，炫耀“天命”罢了。

十分神秘的事物原来出自异常平凡的事物，“圜丘”之谜，探索下去，原来是和人类生有十个手指、先民们结绳纪事这些事情关联着的。想到这些，不禁令人憬然于天下本无神秘的事物，神秘只是欺骗或者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已。

认为天空茫不可知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